

上昆仑!这是我许多年前就有的一个理想。去年十月,来到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就有了这个念想。结果,机缘未成,没有实现。今年六月,我再次来到和田策勒。就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我敬重的一位长者对我说:今天下午我们就上山。我说:上什么山?他说:上昆仑山。

我的心里猛地就热血沸腾。上昆仑山,那可是我梦寐以求的大愿望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昆仑山从来都不只是山,而且是华夏文化的根、华夏文明的源,是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极高、极远、极大和极古。因为它是帝之下都、王母瑶池、天柱地维、黄河之源、万山之祖,是中华龙脉,是五千多年来中国人最大行空空的想象。从《山海经·大荒西经》中首次出现“昆仑”一词后,它便气势不凡、神秘威严、旷古豪迈。“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山海经·西山经》中又说:“其光熊熊,其气魂魂”。屈原在《楚辞·涉江》中歌曰:“崑崙丘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从此,寻觅昆仑,想象昆仑,登上昆仑,就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与伟大理想。《穆天子传》《庄子》《楚辞》《史记》都有其美丽而壮观的景象。黄帝食玉投玉,稷与叔均作耕,魃除蝗尤,共工触不周山及振滔洪水,鼓与钦馮杀葆江,建木与若木,夸父逐日,禹杀相柳及布土,长生不死,窜三苗于三危,西王母与三青鸟,姮娥窃药,烛龙烛九阴,黄帝娶嫫祖,横山与有穷鬼,等等神话传说层出不穷。所以,《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踳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

下午七点多,和田策勒还是日光明,天大亮。四野明媚,大地熙攘。我们出发了,预计两个多小时可以到达昆仑圣境板兰格景区。别提我的内心是多么得激动。再有两个多小时,就能上了昆仑。真的吗?我就能看见茫茫雪山、浩浩深渊?我就能看见司马迁说的醴泉瑶池、东汉画像石中的九头人面兽即神曾陆吾、敦煌莫高窟249窟画的西王母“戴胜、虎齿、豹尾、穴处”以及青鸟围绕?我简直有些不相信。这激动与幸福有些来得太早太容易了吧?

孝义先贤隔空喊话辩孝慈

□ 郭建荣

孝义在唐贞观元年以前叫永安。县志记载,该县历史上有两位孝星:一是邑人郑兴,他孝悌力田,割股疗亲,县名因此被改“孝义”,郑兴也被祀于学宫;二是富贾郭巨,他理儿保母,掘地获金,后被列入二十四贤孝,名震天下。由于他们的奇光异彩挑战了人类道德的极限,世上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郑兴、郭巨舍己为亲,精神可嘉,孝感动天;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郑兴、郭巨舍己杀子,沽名钓誉,违反人伦。对这种极孝行为,在孝义历史上也曾有不同看法,并在明代引发一起讨论。他们隔空喊话,各抒己见,至今言犹在耳,令人深思。

号称文直先生的乡贤赵讷,是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曾任刑部、户部主事,其为官清廉,秉性俭约,教人以孝友为宗、实行副之。赵讷一直嫌邑人对郑兴礼遇不够,万历年年他利用邑西下坊村修葺龙天土地庙的机会,建议县令李守正加祀郑兴、郭巨二孝子,绘像供奉,并改庙名为“天经地义庙”。庙成,赵讷撰写《天经地义庙碑记》“寄农于乡”,以倡孝风。

赵讷写道:“有人认为身体是生命的载体,儿子是亲人的骨血,而郑兴、郭巨却以残忍的手段对己对子,实在令人不解。尽管他们能够舍痛奉亲,但这种做法并非亲人所能接受。奉养父母贵在尊重他们的心愿,而不仅仅是满足物质需求。从前曾子孝亲,一定要征询亲人的意愿,注重亲人的感受,即使昏厥于地,也要挣扎手脚向父母示安。对于自己的身体和子女,更不应刀戈相加,做无谓的牺牲;满足父母生活上的需求,完全可以换一种方式,而不必自残自虐。此事亲人不可能一直不知道,一旦他们知悉子女的这种行为,会怎样面对自己的儿孙?伤其子孙实际上等于伤其父母,还谈何孝顺?所以郑郭之孝并非中庸之孝。”

对于上述意见,赵讷这样解释道:“凡事要看子之心地。由于郑郭心中只有父母,没有自己,自然不会计较太多。孟子批评的世俗不孝之人有几种人:一种是只爱妻子而不顾母亲之人,一种是只知有子不知有父之人,还有一种是四肢懒惰而不顾奉亲之人,这些人怎样可以与郭巨埋儿的义举相比?当年章子之孝(指章父杀妻埋儿,章子遵从父志拒迁母坟的典故)也不被世俗所接受,而孟子却理解他、礼遇他。郑郭之孝确实是世俗之人难以做到的,如今我们既然祭祀他们,又何必怀疑他们的诚心呢?我只是想要大家以二贤之心为心,而不是要求大家非得像二贤那样做。”

这篇碑记明显降低了对圣贤的评价标准,将极孝之人与极端自私、懒惰的人进行比较,本来就十分牵强,以既已祭祀,何必怀疑为由要求人们将错就错、盲目崇拜更也有些荒唐。不过赵讷对郑兴的评论在其《明伦堂记》中更公允些,他说:“郑兴之孝虽然还是念真诚,心底无私,然而用夫之道衡之,还是不符合中庸之道、人伦之常的,所以并不被当今之世所看重。如果我们能从中庸之道出发,从良知良能切入,参透天下之事,即可达于神明,妄想天下,不断超越自己。”

其实,赵讷所代表的孝亲观并不被人们全部接受,即使同时代、同乡里、同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看法——贤士张冕就是其中之一。张冕,明嘉靖十一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外郎,河南按察司金事,廉明有威,人咸异之,德行文学远近推重。他在编纂《中阳独断》时一定见过青义村的郭巨墓,睹物伤情,颇有不平,遂以一首小诗《郭巨墓》表达了他的看法,曰:

慈孝同一理,五伦无轻重。
忍将杀子心,博取孝亲名。
母食犹可充,子死不可生。

上昆仑

□ 马明高

汽车离开县城,十几分钟就进入了茫茫戈壁滩。苍黄圆静的巨古荒原上毫无一点生机。只有一条幽暗黑色的公路通向了无限前方的地平线。汽车在其上面飘浮浮动。路旁黑色高细的电线杆忽上忽下,游移不绝,仿佛初学作曲者画的五线谱,虽然些许整齐,但乱七八糟的唱不成个样子。侧目偶尔也可以看见远方有两三个黑点在移动,待汽车驶上前去,才是两三辆汽车在远在几百米之外的另一条公路上缓缓飘移。汽车行驶在这万古荒原上,人多少是有些寂寞的。寂寞的连车上的人都不愿说话。仿佛人就是上千言万语也无济于事。当然,前面公路两旁,偶尔、零零落落的,也可以看见,一群羊,几头牛,还有一两匹黑色的野驴子,也有停着一辆汽车,不知是坏了,还是怎么了,偶尔,也有两三个人,在荒原上游荡,仿佛悬疑惊悚片里可疑的黑社会者。但是,这些根本对汽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吸引力,却更加加剧了人的孤独感与寂寞感。

进山了,褐黄色的沙石山。道路弯曲了,上下缓缓起伏,仿佛汽车在海面上漂。以为快到了。却忽然前面出现了一片葱绿茂密的新疆。是一片绿洲,有房屋街道,有庙宇商铺,才知道是一个村庄,或者是镇子。就这样,一会儿是荒原荒山,一会儿又是绿洲中的村庄和集镇,反反复复,反复反复,好几个来回,让人觉得上昆仑依然十分遥远,到处都是人间俗境,岂能有了昆仑圣境?但是,我发现这些村庄集镇的人和动物都生活得十分悠闲。那些羊,那些牛,都似乎不怕车,或悠悠散步,或低头吃草,或抬头远望,都不忧不惧,宠辱不惊。那些少年儿童,活泼自

然,蹦跳灵动。那些妇女老人,路旁聊天,开怀大笑。那些汉子后生,扛着工具,开着电动,专注认真。我想,他们总是距离昆仑圣境很近,仿佛仙人仙物,不屑乱哄哄的外面世界,不顾你炸我轰的地球怪事。想着想着,汽车就进入乌鲁木齐依乡了,进入昆仑山景区的高古沧桑的石雕大门了,进入了博斯坦乡喀山草原。天尽管渐渐暗了下来,但依然可以看见圆润舒缓的牧场草原原绿绿绿的,一群一簇的白羊花牛,还在旁若无人地悠闲散步,低头食草。车上的人告诉我,这里是策勒县境内的四个草原,分别是板兰格、亚门、帕卡、喀山。汽车驰骋过茫茫昆仑公路,终于穿行于无边无际的高原牧场,蜿蜒156公里,盘桓而上,终于到达昆仑圣境的板兰格景区了。

我多少有些失望。夜色中,远处一片幽黑,心想,这和我在老家吕梁云山顶上和千年景区看到了景观有什么不同。我看见的都是灯火阑珊处的房车营地,骑马体验区,萌宠乐园,星空营地,度假木屋,昆仑酒店等等,哪里有什么醴泉瑶池、九头人面兽、戴胜、虎齿、豹尾、穴处的西王母和青鸟围绕?我十分恍然沮丧,和大家草草吃了晚餐后,就已经晚上十二点了。我闷闷回到度假木屋蒙头大睡了。

第二天,一起床,已经早上八点多了。拉开窗帘,推开窗户,我不由地大叫,看山昆仑啦,看见昆仑啦!

只见黄绿圆润的一座座山峰间,无边无际的云海雪峰纯洁洁白,高低起伏,壮观无限。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巍巍昆仑雪山、浩浩伟岸大昆仑!

九点半,吃过早餐后,我们坐上景区内的游览公

共汽车,缓缓盘桓而上,到达海拔约3500米的“仙界之门”地乳峰。这时已经空气有些稀薄了。我忽然觉得有些高原反应了。我静静地坐在地乳山野外帐篷下的矮椅上,定了定心,缓了缓神,歇息了一会儿,我和大家缓缓攀登上地乳峰的最高峰,海拔3800米。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震惊,充斥着我的眼眶,充斥着我的胸怀。我终于仰望连绵不绝的雪域昆仑诸峰了。

亲眼所望,层层雪峰,无边无限,深邃广远,浩大无底。正如《大唐西域》中言:“崖岭数百里,幽谷险峻,恒积水雪,寒风劲烈”。我看到的仅仅是昆仑山的北麓,仅仅是昆仑的一角。其实,它巨大无比,夹在新疆和西藏之间,从西向东延伸伸入青海,绵延2500千米,是“中国第一神山”。自古以来,从来不缺人类的攀登活动,但是他们都无法深入其内部,无法认识其全貌。要想全面了解它,至今依旧是天方夜谭。站在这里,我望着茫茫雪原,巍巍昆仑,终于明白昆仑山不是什么绚丽辉煌的神仙宫阙,它就是一座比一座高的、层层叠叠的、密不透风的大山。它里边巨石成堆,冰河广布,寒风凛冽,群兽横行。静静地伫立于此,我终于感悟到大自然的神奇与神秘,大德生道,大道生地,乾坤坤顺,万物自生,自然永存。我突然惊讶中华文化与文明的伟大。中华文化最早解释“昆仑山”的本义是“众人在烈日下”和“宗庙”。这里的“昆”代表“众人在烈日下”,而“昆”代表“次序”或“宗庙”的含义。有人推测,昆仑山的名称,可能源于上古时期,当时众人(“昆”)在宗庙(“仑”)参加祭祀活动的场景。也有人解释,“昆仑山”的意思就是“圆形滚动”。这里的“昆”就是“圆形滚动”之意,而“仑”依然代表着“次序”。它告诉我们:太阳与众人合为“昆”,即宗庙合为一的意境。它启示我们:“昆”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大自然与天一体;“仑”乃“伦”也,就是“次序”“顺序”“秩序”。只有大自然与人融为一体,按“德”和“道”的“次序”与“伦理”运行,万物才能生长,自然才能永存,人类也才能互存。它警醒我们:人必须对大自然,对万物众生,要有敬畏之心、悲悯之心、同情之心和羞愧之心。

落日

(外一首)

□ 高鹏

小时候追落日
是真的想知道
山里面
有没有住着神仙

长大后等落日
疲倦的鸟
扑棱着翅膀
终于归巢

顺着长长的乡路
一直走下去
走不动的时候
就坐在流淌的河边
做一个童年的梦
晃晃的月亮
炕头的木枪
奶奶轻轻哼唱
催眠曲

遗产

那只倔强的鸟
想飞跃高高的山峰
去更辽阔的天空
翱翔
绝壁是冰冷的盾
掉落的瞬间
鸟把口粮——
一粒微小的树籽
留在了石缝里

至少成长了五百年
小树籽
伸出了坚韧的树干
往后的鸟
在这里筑巢
轻松飞过
高高的山峰

阳光下来

□ 曹对龙

阳光下来
照在草地上
你在草地上走着
草地便全是你的
像是一个梦
绿水晶一样的梦
我喜欢晨风吹动着的裙摆
喜欢你悠然之间扭头过来
多么美好啊
在我们迈过四十岁的年纪
你依然有着
晨风一样的微笑

当我把这些告诉姐姐
我无法隐瞒一双洞穿世间的眼睛
我手中的薄荷愈发清香
我知道
这是我与上帝之间的事情
上帝从不吝嗇什么
而我的贪念
未必会是罪恶

秋天就这样来了
我想要留下来
建一座木屋
居住,等待或是祈祷
让天空一无所有
这样我就可以忘记一整片花海

通往全村四面八方的地下通道,一旦有险情,可从地道撤离。西边厦窑为交通站,贸易局。交通站相当于现在的邮政局、电信局。办公室墙上的公文袋里塞着信件、公文,当时的敌情就是这样传递的。贸易局作为政府物资储备库,承担着晋绥解放区群众的油盐酱醋、布匹物资、部队的医疗军需等。

上院东南角有一个水井,水量不大,当时井中的水只够东家生活所用。政府进驻后,用水量增加。为了不增加群众负担,县长杨汉三动员组织政府工作人员去掏井,经过几天的劳作,并挖深了,井底的泉眼找到了。从此,政府和村民都有水吃了,村民亲切地称之为“爱民井”。

第二展厅的墙上挂着西北边区难民游击队创始人郭芝炳之子郭应龙、郭璞、郭玉林三人赠送的“缅怀先烈革命业绩,激励后人为国奉献”挂轴和郭芝炳孙子郭永红书写的“忠魂一缕萦萦依故土,伟业光昭日月;正气无量浩浩满中华,宏恩星耀山河。”等书法作品。这是革命后代对前辈的怀念和敬仰,也是对国家对历史的回望和致敬。

每去一次,我们都要默默地在院子里走一遍。面对这样一个如同故乡的地方,只要来一次,心就会被感动,为这里的人和历史和深深感动。绿树浓荫,青砖灰瓦,纪念馆和村庄留在身后。但用不了多久,我们还会带着虔诚和敬仰的心,再来。



李够梅 摄

三川河

探访东小景

□ 李怡萍

东小景村是孝义大地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山是普通的山,人是普通的人。可是,东小景村到底不一般,它有其它地方没有的历史,这历史,是红色的,革命的,因此,那一段红色历史被载入孝义革命事业的史册,也打动着每一位来此的人。

武利根先生,东小景村人,我父亲几十年的同事。原东小景村村委书记武利贤先生在世时,连续几年,重阳节举办爱老敬老活动,邀请村里七十岁以上老人及在外工作的东小景人士参加。我父亲作为武老的好友,曾受邀参加村里的活动。每每谈起,父亲总是表扬东小景村委活动搞得很好,给每一位参加活动的人留下美好印象。

后来一度时期,又听说武老常住村里,一来陪伴思乡心切切回村居住的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二来他正在参与村委办一件大事,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业。

坐下来聊起,我才知道了这是一个有着红色革命历史的村庄。

1945年8月,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后,我党为保卫孝义抗战胜利果实,命调整后的中共孝义县委和新组建的县人民政府从太岳根据地的沁源县杭村返回孝义,于9月18日进驻东小景村,居住在村民武高义家大院。因东小景村是紧邻晋西北解放区的汾孝边山地区,地理地貌沟壑纵横,山峦起伏,便于作战。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个村当时有九十户人家,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地下党、农会组织的所有人共36人,也就是36个家庭,占全村三分之一之家,说明东小景村的革命群众基础很雄厚。

从1945年进驻到1947初汾孝战役撤出,近一年半的时间,面对重重困难,孝义县委、县政府带领孝义解放区人民“扫除敌据点、摧毁敌编村、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深入乡村,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人民政

权,试行土地改革,废除阎锡山政权的“兵农合一”暴政。仅凭36个革命干部展开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撑起了孝义一片革命的天地。

武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信仰支撑下的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战争精神,当年,孝义的革命是红红火火的,这样的火种,燃遍了中国大地。

为了记录革命史实,激励后人坚定理想信念、继承革命传统,经孝义市委、市政府批准,在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and 杜村乡党委、政府、东小景“两委”及市党史研究室、市规划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孝义县人民政府首驻地纪念馆”修复工程从2012年7月破土动工,于2013年12月全面竣工,2014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一年半时间,他集中精力,查询历史资料,走访相关人士,参与了纪念馆设计施工、竣工验收的整个过程。

孝义县人民政府首驻地纪念馆开馆后,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教育基地,武老被任命为纪念馆馆长。这么多年,他与东小景村的李保旺、武正成、武书东三位老人把纪念馆打理得井井有条。因公于私,我与好友维萍、改锋、香桃多次前往,去得多了,竟与馆里三位长辈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每年“七一”前夕,暑假或者国庆期间,总有人来纪念馆参观学习。敦厚肃穆的红色大门敞开着,“孝义县人民政府首驻地纪念馆”几个红色的大字异常醒目。大门两边,是两幅两米见方的石雕,刻着革命先辈抗战图景。

进入大门,右边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第一展厅,左边是接待室兼“虎踞龙盘今胜昔”第二展厅。进入第一展厅,迎面看见的是一尊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站着的金色塑像。他身材魁梧,目光深邃。主席身后的红照壁上,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

第一展厅共分为《政权来之不易》《政府的辉煌业绩》《英雄土地今

胜昔》三部分内容。用文字、照片、沙盘等形式,从孝义从1926年建党到1948年全境解放的历史作了详细介绍。《政权来之不易》介绍了孝义革命起航、中共孝义早期党组织成员、晋西游击队诞生、红军东征在孝义、邓小平在孝义、日本侵略者在孝义制造的惨案、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内容。

《政府的辉煌业绩》介绍了县委、县政府进驻东小景村后设立的地区武装、军事机构及领导人名录,保卫解放区的斗争、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支援汾孝战役等内容。据史料记载,汾孝战役中,县人民政府在短時間內组织了5000余民兵、民工参战,制作云梯100余副,门板1000余块,粮食衣物更是不计其数,为汾孝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英雄土地今胜昔》介绍了杜村乡革命历史、东小景村为革命做过贡献和牺牲的人员以及今天的东小景村状况。展厅所记载的,每一段历史都是无法忘记的先辈们的爱国精神。

上院共有11间窑洞。政府进驻后,这里成为当时县委、县政府及公安局、财政科、教育科、司法科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陈列着当时领导的相片和个人简历,炕是土炕,铺的是芦席,窗户是木窗,地上摆放着陈旧的桌椅板凳,炕桌上摆放着一盏油灯和黑夜走访群众的马灯。就是在这简陋的办公环境里,先辈们为解放孝义全境运筹帷幄,共商大事。

房东屋里的墙壁上挂着一幅由著名版画家艺术家力群先生创作的剪纸作品《织布》,是与东小景剪纸能手石柱英合作而成。这幅作品以劳动人民为主题,人物形象生动,姿态优美,动作娴熟,曾发表于当时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画报》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杂志。

公安局办公室的窑洞里,有一个